

·王雲五主編·

特

號

# 清代小說筆記選

丙集

江畬經編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江甯經編

清代小說筆記選 丙集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## 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

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仰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數年之間，取材方面，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。惟半年以來，紙價工價均大漲，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。凡初版新書，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，或景印舊版，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，均列入特號，事出不獲已，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

# 歷代小說筆記選目次

清

## 第四册

- 夜潭隨錄 七則  
蟲鳴漫錄 六十四則  
鷗陂漁話 三十四則  
重論文齋筆錄 四十則  
郎潛紀聞 五十七則  
燕下鄉脞錄 四十八則  
冷廬雜識 一百十二則  
瀛壖雜誌 五十七則  
壺天錄 二十四則  
金壺七墨 八十六則

霽園主人  
采薇子  
葉廷琯  
王端履  
陳康祺  
陳康祺  
陸以湑  
王 韜  
百一居士  
黃鈞宰

目次

# 夜譚隨錄

清霽園主人

崔秀才

奉天先達劉公未遇時。故世家子。少倜儻。好客。揮霍不吝。車馬輻輳。門庭如市。行路者健羨。鄰里可知。而親戚朋友益可知矣。忽有崔元素者。沒一刺。劉接見。詢其門族。曰。山東臨朐秀才也。遊都門二十餘年矣。聞公喜結納。來作食客耳。劉大悅。與之往來。亦時濟其薪水。崔率十餘日一至。至必有所借貸。家人悉厭賤之。劉獨不以為然。每如其願。如是者二年餘。劉連遭大故。貲產蕩盡。又三年。一貧如洗。更屢試不第。親故白眼相向。漸至不相聞問。婢僕逃散。並有心作罪以求去者。接踵僅存一老者。內則一妻一女一子。鼎足而三焉。會臘盡。牛衣塵飯。無以卒歲。女能詩。戲吟曰。悶殺連朝雨雪天。教人何處覓黃棉。歲除不比清明節。底事廚中也禁烟。劉見之。笑曰。此際玉樓起粟。若何煮食。足夠一飽。今得汝詩。能不令人羞耶。因和之曰。今年猶戴昔年天。昔日輕裘今破棉。寄語東方休報信。春來無力出飢烟。妻怒之。以目曰。往日良朋密友。有求必應。啜汁者豈止一人。今年盡歲逼。喫着俱無。猶不少思籌策。乃合兒女子。作推敲醜態。想亦拚得餓死。故預作此蕪露歌耳。劉曰。然則欲我作賊去耶。妻曰。作賊亦得。第恐君無其才耳。順治門外朱知縣。方其落拓時。與汝為莫逆交。一日不見。亦不能耐。今聞其丁憂在家。宦囊頗厚。詎不能走一簡聊濟燃眉耶。劉曰。微汝言。吾幾忘之矣。亟作書遣老僕往投之。日暮。赤手回入門。即罵曰。喪心人。不必復與相識矣。始而閤人辭以他出。我則不信。既而送客在門。相見兩眼稜

稜持書而入。再四促之。始傳語言。事忙不暇修復。但借口致意。主人現在凡百需費。囊無一文。正愁無處措置。斷難如命云云。似此喪心人。若復與相識。名節掃地盡矣。」劉企望一日滿擬必獲如意。驟聞此變。不禁索然。妻哂曰：「莫逆交不足恃矣。然總角之交。應非泛泛也。城北楊君。非與君爲總角交乎。劉以爲然。復走東以干之。楊辭以生意淡泊。本利虧損。無囊可解。」劉拊髀嘆曰：「面朋口友。固不足怪。欲明通財之義。非道義之交不可。」乃挑燈作札。聲吐肝膈。翌日付老僕持送南城。斬公子。斬世育。闕田。闕運。義輔公子與劉爲世交。又屬至戚。每當晤對。夜以繼日。所講論非忠孝大節。即出世大道。互相譏議。不啻同胞。所謂立脚不隨流俗。留心學作古人者。閱札卽剝覆答。謂叨在知己。亟當如命。奈心與力違。束手無策。君但勉爲尙志之士。毋自暴棄。又何憂貧賤哉。且天生劉君。必非碌碌者。君姑待之。保有大富貴日也。第好義如弟者。值此危急之秋。竟坐視良朋之困。不能一援手救。殊堪自愧。惟知己者諒之耳。」劉忿擲書於地。再曰：「荷荷。平日披肝胆。談道德。何啻同胞手足。每舉一子一女。猶以百金爲壽。今急切相需。竟不破一文。乃反以膚詞迂說相敦勉。所謂道義之交。固如是乎。」老僕慰之曰：「主之朋友。大概未曾交得一人。親戚中不乏富貴者。盍拚一失色。與之通融。」劉嘆曰：「朋友列五倫之一。尙三呼不應。瑣瑣姻婭。又何望乎。」言次。聞門有剝啄聲。報崔秀才來矣。妻曰：「困人家潦倒至此。彼尙欲來剝瘦脛耶。那知並脛也。無卽欲來剝正恐無下刀處。」劉曰：「不然。此空谷足音也。」延之入。崔曰：「劉君乃一寒至此哉。昔日之繁華。真耶幻耶。今日之寂寞。幻耶真耶。麴技易窮。青松落色。樅心朝在。夕不存矣。尙有一人肯杖策踵門如崔元素者否。」劉曰：「夙昔自謂盟車笠。訂金蘭。得一二耐久朋。爲終身膠漆。不意翻覆若此。」

不敢復言交遊矣。」崔曰：「不然。夫廉將軍免官客去，翟廷尉復職客來，人情自昔然也。君自不達，夫何怨尤？智者常務之爲急，爲今之計當奈何？」劉曰：「束手待斃耳。」崔笑曰：「出此言常罰鍰矣。吾聞負重涉遠，不擇地而休，累重家貧，不擇祿而仕，盍投筆從戎，聊博升斗，不猶愈於托鉢向人，受守錢虜之輕薄乎？」劉曰：「曉曉者易缺，皎皎者易污，非所以自完也。」崔曰：「外以筆耕，內以針耨，亦可免凍餒。」劉曰：「局趣效轅下駒，夙所羞也。」崔曰：「奇貨可居，龍斷可登，鳥獸之羽毛可織而衣，其遺粒足食也，貪賈三之，良賈五之，盍爲賈？」劉曰：「覬覦分毫，錙銖必較，素所鄙夷而不屑者也。」崔曰：「然則度君之心，量君之志，欲更揚眉吐氣，非官不能矣。欲爲官，須登第，欲登第，須理舊業讀書，欲讀書，須膏火之費，吾視君皆未易辦也。吾有錢八十千，可罄至。」劉曰：「君方同病，詎忍波累？」崔曰：「人棄我取，人取我予，夫何辭焉？」遂言別，移時以車輦八十千至。劉大感謝，欲備一餐相款，崔不坐而去。遲數日，復提一囊至，曰：「君曾肄業否？」劉曰：「新正伊邇，未免匆忙。」崔曰：「予思八十千豈敷擗節之用，更著得一囊金爲君謀小康。」亟置之炕頭，便出門，挽之不及，試啓囊，燦然盡赤金也。一室俱驚，權之三百兩。崔從此不復至，更不識其居處，徒銘感而已。出資購第宅，贖舊產，又於新居掘得窖金二甕，遂成富室。僮僕去者次第復來，百計資緣，以求收錄。親友亦稍稍通慶弔，一年之間，繁華如故。劉不復好客，惟閉戶下帷，日夜佔畢。是年及第，官清要，賀客日盛，值初度，預使人四出，凡親故中之貧窶落魄及不能舉火者，盡招致之。及期，親友畢集，競出金玉錦繡，羅列滿堂，爲劉祝嘏。劉乃張筵高會，酒再巡，罷樂，出席，舉觴屬客，悉出所得，分贈諸貧賤之前，使各收貯。衆愕然，不測何故。僉曰：「凡茲不腆，實所以奉祝長年者，縱不足貴，亦諸親



友之芹獻也。曷爲散之。」劉嘆曰：「今日何幸羣公臻至，錫我百朋，所恨座中惟少崔秀才一人耳。崔若在，必能知我之爲此舉也。」因袖出一牋，則五言古詩一章也。命其子朗誦以示衆曰：「主人好施與，揮霍無躊躇。客有諫之者，主人笑曰毋。君謂財可聚，我意財宜疏。不暇爲君詳，聊以言其粗。財爲人所寶，人爲財之奴。富者以其有，貧者以其無。有則氣逾揚，無則氣不舒。逾揚人愈親，不舒人不如。昔我貧賤時，頓踏無人扶。有身不能衣，有口不能糊。貴戚與高朋，相逢皆避途。居然一厭物，儼若非丈夫。今日奮功名，食祿復衣粗。門庭鬧如市，勢利日以殊。一壽千黃金，一箸萬青蚨。奢窮欲亦極，無勞用力圖。當時何其嗇，今日何其都。顧茲親串惠，豈我所願乎。昔貧今且富，昔我即今吾。清夜維其故，反側心躊躇。其故良有以，今昔人情符。周急不繼富，聖言不可誣。憶昔齊晏子，舉火贖葭苧。又聞范文正，義田置東吳。設使天下人，能聚復能輸。在在無和嶠，處處有陶朱。流過阿堵物，何來庚癸呼。堪嘆爲富者，惟利之是趨。滿盈神鬼惡，往往奇禍沾。用是常自惕，羞爲守虜徒。况今得之如泥沙，當日求之無輜銖。君不見栖栖窮巷孤寒儒，此時此際如苦荼。」衆聞之無不赧然。如芒在背，多有逃席而去者。俄報崔先生至矣。劉倒屣左辟，鞠之。崔握手而笑曰：「君可謂國狗之瘦，無所不噬矣。奈何效杜子春，口舌爲且繁華索寞，其衍幾何。苟不齊之，魔障歛起矣。彼接輿髡首，桑扈羸行，倏來忽逝，豈屑屑於苑枯隆殺哉。會盡人情，點頭亦屬多事耳。」劉再拜曰：「至味之言，敢不佩爲弦章。」是夕客散，獨留崔宿。妻子亦出拜之。劉曰：「近日徙居何所？」胡久不一至，致缺酬報。」崔曰：「昔者悉索君時，君亦望報否？」劉曰：「實無是心。」崔曰：「然則子獨有是心哉，何不恕也。」劉大笑，因問家中更有何人。崔曰：「頗不孤子，子女孫曾數十矣。劉忻然曰：「小女未字，

以歸君家。何如。」崔曰：「此大不可也。」劉力詰其故。崔枝梧良久。始吐實曰：「白亦無害。所不敢與君結繩者。自媿非人。以君抱奇氣。故不遠千里來相結納。予非貪天功者。君何感焉。吾聞人心不同。有如其面。豫樟之木。七年乃知。知人之鑑。不易明也。甘以壞。何如。淡以成。毀方而瓦合。全交之至言。君其誌之。勿爲雉犬所笑。」言訖辭去。

### 梨花

京師時雍坊有以十歲女來鬻者。孝廉舒樹堂以錢三十千得之。命名梨花。旣長。絕豔無匹。淡粧濃抹。靡不相宜。小草閒花。隨意簪之。皆堪入畫。諸女眷效之。百不一逮也。性且慧黠。一家憐愛之。舒有女幼字先達。德公次子。及出閣。舒以二女奴爲媵。梨花與焉。其一名春棠。亦可見之。殊色者。舒女則偏愛梨花。而公子待之尤厚。屢欲私之。奈梨花防維甚密。雖欲中以游語。亦不可得。會德公考滿。擢粵西某郡守。携眷南行。予友恩茂先與德舒二公皆親戚也。薦金華尙介夫入德公幕。閱三載。公遷粵東監司。冬十一月。介夫因事入都。委裝茂先家。朝夕晤對。所在人情風土。並德公家事。在所必談。偶詢及梨花。則曰：「司宅門久矣。」茂先曰：「言梨花耶。」介夫曰：「正所謂梨花也。」曰：「然則何云司宅門。」介夫曰：「梨花之事。新奇怪異。駭人聽聞。久矣。君爲德府至戚。豈尙未知耶。」茂先愕然。亟叩其詳。介夫曰：「此下酒物也。不可浪言。乃潑火煮酒。擁爐促膝。備述其事。茂先修而驚。修而笑。修而咋舌。修而拊髀。蓋事旣新奇。又介夫善爲戲謔。故不能不爲之色飛肉動也。先是德公之任粵西也。自張家灣買四舟。公與夫人居一。介夫居一。僕從居一。爲庖廚。其一則公子夫婦及梨花春棠也。行則魚貫。泊則雁排。一日暮宿吳城。月明如晝。介

夫苦熱。五更復起納涼。彼時羣動盡息。忽聞第三船有款款啓窗聲。疑爲暴客。潛起窺之。見一女子出船邊立而溺。雖隔兩船。而月光朗映。陽具彷彿甚偉。審諦女子。則梨花也。心竊異之。第念梨花十歲至舒家。此時年十八。昔在茂先處識之。最熟。詎有假借。顧船是公子之船。人是梨花之人。而陽具則又居然陽具也。疑團終難打破。次日晨餐罷。冥測於艙中。公有老僕張姓。獨坐梳櫳。喟然興嘆。且自訟曰。「行年六十。不爲小矣。何見所未見之事。總無了休也。」介夫怪而詰之。張曰。「稚子康兒。年小而詭大。丫頭梨花。人雌而聲雄。此吾之所不解也。」介夫曰。「汝老成諳練人也。予有所疑。質之子不可乎。」張問是何疑事。試言之。介夫伺無人。低語夜來所見。張聞之。驚曰。「余固疑之矣。何不白諸吾主。」介夫曰。「意欲白之。但自念作客依人。不宜預人閨壺。默默耳。」張曰。「噫。是何言也。先生不早言異事矣。」介夫曰。「余意先自君子何如。」張曰。然。吾卽往告之。公子笑曰。「何作此語。」張曰。「妖怪不遠。只在二爺船上耳。」因耳語其故。公子大駭。入艙。隱叩細君。細君結舌瞠目。良久乃嘆曰。「怪底守身如處子。且十八九歲。天癸未至今。若此。復何疑哉。」公子呼梨花。詰之。赧然不應。公子閉門驗之。梨花極力抵拒。公子乘隙探手。膀間則垂垂者已觸指翹翹矣。公子大怒。縛而獻諸公。公不勝錯愕。作威以究其原。刑具排列左右。梨花大懼。始涕泣吐實曰。「曩歲迫於飢寒。父母鬻子謀朝夕。是時女價十倍於男。故作此弊。以求多售。今旣敗露。罪當九死。第自知未爲非法。祈全螻蟻之命。當圖銜結之報。」公憐其情。且辨其果係童身。竟曲宥之。並命薙髮改粧。更名珠還。以誌其異。舉舟之人。莫不嘆異。公復使送介夫。驗之。並折簡晰之曰。「不意奇聞創見之事。出自本衙。所謂梨花果桑茂之流亞也。幸童身如故。庶免株連。茲送其人。至請先生相之。」

所以必欲先生相之者。蓋欲先生解惑。倘異日舉以告人。賴此解嘲。勿致東南西北之人。歸德某以帷薄不修之罪也。」介夫笑而驗之。戲語梨花曰。「勿怪南人多事。吾鄉風俗。雄者可雌之。今子雌而化雄。正陽長陰消之候。予之有施於子。不可謂不厚矣。異日將何以報不穀乎。」梨花面頰頰赤。羞澀莫容。介夫贈以雙履及香扇。報公書曰。「儒生眼界不廣。賴珠還以廣充之。亦南行之幸事也。童體的確。尤足感甚。報公至德。疇其能之。是知事不足怪。可怪者見怪之不怪也。」公見書大笑。至任所以其慧穎。命司宅門。曰能了當。公寵愛殊甚。張僕無子。公使認爲假子。且以春棠妻之。公子固少年好事者。於花燭之夕。隱身厚外窺之。謂綽約燈下。絕妙一幅折枝圖也。今已抱子矣。茂先神馳者一餉。又問龍陽君伎倆。介夫亦當不之否。介夫笑曰。「其人方雄。君又欲雌之也。」相與拊掌而罷。茂先作梨花開四絕。寄示公子。有「一者梨花壓海棠」之句。用成語恰妙。

### 贛子

謝梅莊濟世在翰林。傭三僕。一點一樸。一贛。會同館諸公。就謝爲茶萸會。把菊持螯。主賓盡樂。酒酣。一客曰。「吾輩興闌矣。安得歌者侑一觴乎。」點者應聲曰。「有。」既又慮贛者作梗。乃白主人。以他事遣之。出令樸者司閤。而自往召之。未至。贛者已歸。見二人抱琵琶。率四五妓童在門。詫曰。「胡爲乎來。」點者曰。「奉主命。」贛者瞋目厲聲曰。「自我門下十餘年。未嘗見此輩出入。必醉命也。」揮拳逐去。客闕然散。謝深銜之。一夕。燃燭酌酒校書。天寒。瓶已罄。顏未酤。點者眴樸者再沽。遭贛者於道。奪瓶還。諫曰。「今日二瓶。明日三瓶。有益無損也。多沾傷費。多飲傷身。有損無益也。」謝強領之。既而改御史。早朝。書僮掌

燈傾油污朝衣。黠者頓足曰：「不吉。」謝因而怒。命樸者行杖。贛者止之。復諫曰：「僕嘗聞主言：古人有羹汚衣，燭燃鬚，而不動聲色者，主第能言而不能行乎？」謝遷怒曰：「爾欲沽直耶？市恩耶？」對曰：「皆非敢安也。恩出自主，僕何有焉？僕効愚忠，而主曰沽直，主今居言路，異日跪御榻與天子爭是非，坐朝班與大臣爭獻替，乘印綬其若履，甘遷謫以如歸，主亦沽直而爲之乎？人亦謂主沽直而爲之乎？謝語塞而陰愈銜之。由是黠者乘隙，日夜伺其短，誘樸者共媒孽，勸主人逐之。會謝有罪下獄，不果。未幾奉命戍邊，出獄治裝，黠者逋矣。樸者亦力求他去。贛者攘臂而前曰：「此吾主報國之時，卽吾儕報主之時也。僕願往。」市馬造車，製穹廬，備糧糗，以從。謝乃喟然嘆曰：「吾向以爲黠者有用，樸者可用也。今而知黠者有用而不可用，而贛者可用也。樸者可用而實無用，而贛者有用也。遂養以爲子，名贛子焉。至軍營，居未久而資釜告匱，鬻及裘馬。久之，漸不可支。贛子日荷火鎗，出十餘里外，獵取麋鹿，獲兔，爲謝而謀餐。一日，逐一鹿入亂草中，蹶而仆，足陷入地中，尺餘，出足視之，沙中白金粲然，數之得二十鉅錠，適千金，取之以歸。謝以咨白將軍，將軍聞而異之，詢其故，得知贛子所爲，拊臂嘆曰：「沙漠烏得有藏金，蓋天所以旌義僕也。」仍以金歸謝，召贛子，獎以衣裘羊馬，金十兩，自是塞外王侯皆加殊禮。及赦歸，謝官湖湘，贛子勸其勇退，謝致仕，頤養林泉，贛子壽至九十，無疾而終。

## 怪風

涼州大靖營所汎，有松山者，在沙漠中古戰場也。先大父鎮五涼時，遊擊將軍塔思塔因公過其處，以兵三十五騎從。至則日將西，白草黃雲，一望無際，忽見一山高約數千仞，色蒼紫，中有火星萬點如螢，蔽日

而來有聲若千雷萬霆。衆皆失色。馬亦驚嘶。塔驚疑。謂此山必移矣。俄而漸近。不及迴避。乃同下馬。據地閉目。互相抱持。自分齏粉。頃之大震。天地如黑。人人滾跌。不由自主。馬踏人顛。逾時始定。次第甦醒。彼此歡呼。幸不失一人。但皆脫馬露頂。滿面血流。石子嵌人面皮。深者半寸。抉之乃出。大者如豆。小者如椒。驚定知痛。超乘即馳回。望高山已在數百里之外矣。日暮抵大靖營。參戎馬成龍見之愕然。塔述所遇。馬乃大笑曰。『苟山移。公等無唯類矣。據云所遇。蓋旋風也。入秋則有之。至冬尤甚。今隆冬無足怪。所可慮者。公與彼三十餘人。從此胥成麻皮。年貌册又須另造矣。』塔因嘆浮沉宦海中。歷有年所。衝鋒破鏑。幾歷危塗。今行年五十矣。從未嘗見瘳。不特未見。亦未之聞。今塔面多疤痕。在額角左頰者尤鉅。即石子所嵌處也。

### 護軍女

某護軍女有殊色。十九未嫁。隣家一少年甫二十。亦爲護軍。素以丰姿自詡。窺女豔之。時乘間以言色相挑。女輒引避。偶值其父從軍征南。母亦歸寧。唯女在室。及一老嫗。少年偵知之。故拍板壁。借用煙具。女不應。少年以刀挖板。一孔如錢大。以目就之。向女笑曰。『借一煙袋。何便。』女見之勃然怒。尋即色定。輒然曰。『素不相識。那便以物相假。』少年得其應答。驚喜若狂。復挑之曰。『子勿作態。今既能鑽穴相窺。莫謂不能踰垣相摟也。』女曰。『即此一孔已足盤桓。何必涉險。』話間眄睐其目。愈臻嫵媚。少年心動。伸一指入孔。女遽握之。少年心大動。謂其可誘。乃低語以餌之曰。『我有一物。子識之乎。』女曰。『是何希罕物。』少年曰。『子姑視之。』亟出勢。納入孔中。女即捉之。潛拔鬢釵橫貫之。脫穎而出。少年僵立痛。

甚號叫聲嘶。女出房。扃其戶。置若罔聞。少年有妹。聞之往瞰。駭極。奔告其母。母趨至。百計不能救。乃過女家。長跪乞免。女曰：「待娘回。當釋汝。」兒母大窘。奔其母家求之。母與其弟偕歸。女見母大哭。覓死。慰藉再四方止。舅啟戶。見少年勢怒且笑曰：「此亦足以小創而大懲矣。」罵而拔釵。少年昏絕仆地。扛之入室。醫治月餘。方愈。遂徙去。

白蓮教

京山富人許翁。世居皂市陽桑湖畔。爲其子娶婦。妝奩豐厚。一鄉之所豔羨。有儉兒楊三。覬覦半年。以許防甚嚴。無從措手。會其子拔貢。許親送入都。將肄業成均。以圖進取。楊俟其行。而夜入內室。伏暗處俟之。時新婦方娠。不耐久坐。二更卽寢。相伴唯二婢。就燈作針帶。良久始閉戶。亦各謀睡。移燈置几上。光明如晝。楊聞鼾聲。知已睡熟。方欲竊發。慕見房門自開。一人敢簾入。深目聳鼻。黑鬚繞頰。背負黃布囊。獐惡殊可怖。楊陰念吾道中未見此人。必有詭異。姑屏息蜩縮。以覘其所爲。其人顰顧房中。探袖出香一枝。燃之於燈。插二婢枕畔。乃立新婦榻前。挂羅帳於金鈎。啟綉衾。以禿指婦面內。而臥。花睡正濃。其人戟指閉目。口中喃喃似有所呪。隨以手指婦背者三。婦忽蹶然而起。向其人赤身長跪。其人開布囊。出一小刀。剖腹取胎。破胎取子。復剖子腹。取其心肝。貯小磁罐內。納囊中。背負之。徑出房去。婦尸隨仆牀下。楊睹之。驚怕忿恨。盜念頓灰。出戶尾之。密覘其所經歷。門數重。皆見其人。以手拂之。悉洞開無阻。卒至村口。一旅店。尙掩半扉。其人側身入。扉乃闔。且聞落鎖聲。知爲妖人寄迹之所。因念彼既僞作行客。豈能出不由戶。聊憩簷下。坐以待旦。雞初唱。店門忽啓。其人負囊而出。楊急起捉其臂曰：「客請少停。有密事舉白。」言次。拖

入店中抱持之。大呼曰：「主人速來，爲汝擒得妖人矣。」其人大驚，極力擺掙。楊抱持益堅，俄而羣客驚起，主人亦至，環問其故。其人曰：「我四川蠟客，欲赴江南，今日早行趁路，不知此兄何故突來糾纏。」楊曰：「勿聽其飾說，但檢其布囊，便有證據矣。」衆是之，開囊聚觀，則紫棠然磁罐數枚，復欲開看。其人抱罐而呼曰：「罐中黃白，爲一生衣食之本，奈何擾攘欲劫我財耶。」僉怒曰：「青天白日之下，衆目共睹之時，誰劫汝財，無事出言傷衆。」主人挺身奮出曰：「有事無事，余一人任之，第開看，勿多言。」卽奪一罐開之，見鮮血滿中，腥氣觸鼻，取器傾視，盡小兒心肝數之，得七罐，尙空三罐，衆莫不駭異，致詰那得此物。楊曰：「彼必不承，請以代白。」因述夜間之事，衆人大驚曰：「紂以天下之尊，剝剔孕婦，尙爲不可，汝何等人，破卵傷胎，不一而足，苟非上天好生，假手宵人，則吾鄉之孕婦小兒，無噍類矣。」於是大動公忿，競揮老拳，其人忽瞑目大叱，衆拳到處，如觸木石，指節損破。主人大驚，倉卒間急提一罐，自其人頭上傾之，其人連作恨聲曰：「罷了罷了。」衆人復毆之。主人曰：「小不忍則亂大謀，倘打壞，誰任其咎，不如執之送縣，自有國法在，聽官斷可也。」遂共之縣。許家男婦已在，楊更述之。許嫗大哭曰：「凶犯已獲，吾不忍復至公庭，致宦家閨秀暴露屍骸也。」縣宰細訊得實，方知爲白蓮教人。時湘漢一帶，胎婦被剖者甚多，至此始得其故，並得其黨姓名面貌數十人，陸續捕獲，寸磔其人於市。楊杖二十，給銀五十兩，責其爲盜，而賞其捉妖也。

袁翁

長山袁翁，少極貧，居城外一破屋中，幾於行乞。一日窘甚，飢虛已數日矣，檢點破衣襦數事，至典肆欲質



錢若干。肆主人曰：「此等物不值一文，可持去。」翁太息曰：「我非濫爲者，稱貸無路，乞食不能，萬不獲已，以此爲質，不過聊以爲信，得錢則取贖耳。」肆主以爲笑談，置不理。翁忿然曰：「恨我一時在困苦中耳，苟有日發迹，誓亦開一質庫，彼時雖有人將死孩兒求質，亦必質之矣。」典肆最忌質死孩之說，聞之頗不甘，第以其貧窶至極，不足與較，故爲隱忍。翁歸去，一路冥想，毫無生趣，乃止步向天號泣曰：「嗚呼，袁某自問於心，所爲之事，無不可以告人者，胡爲而竟至於此耶！良久輟泣，復行，忽破衣爲棘刺所牽，猝難擺脫，屈身摘之，覺棘下土甚鬆，試抄以手，土中有物，纍纍然，白光燦燦，取視二枚，則朱提也。卽以破衣裹數錠，仍以土密掩其餘者，以歸。次晚復往取之，多不勝取，數旬方盡，約略二萬金，不敢彰露，先作些小生意，逐漸張大。一年之後，遂爲巨賈，問舍求田，買僮畜婢，開一典肆，前肆主聞之，訝曰：「袁餓鬼果有今日耶！昔者受其惡言惡聲，每一念及，心實不甘，今趁其發市之始，盍一往，故犯其忌，聊申宿忿乎！」乃覓二死孩，裹以襤褸，挾至其肆，求質銀十兩。主櫃者大怒，翁適在側，急拱手向肆主曰：「老兄欲證成我爲信人耶！此孩之死，正值小肆開市之日，不爲無緣，請如數質之。」因使人買一小棺，殮孩於內，此孩不必遠送，卽我所立地磚下瘞之可也。亟呼僮僕執鍤，就脚下掘一穴，纔尺餘，忽得一石板，發之，板下列巨甕十數，甕中白鏗皆滿。肆大驚，肆主見之感嘆，始知翁長者，再拜謝罪而去。翁自此富甲一邑，子孫有仕至尙書者，督撫者。